

葡萄架下好纳凉

刘卫

小时候,我家门前有好大一片空地。有年春天,父亲突发异想,何不把它利用起来,在这儿弄一片“葡萄园”,以在盛夏大伙儿纳凉有个好去处呢?隔壁左右的邻居来串门,父亲把此动议一说,当即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。父亲对建葡萄园的劳作进行了分工协作。

那一阵,邻居们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。父亲找一位同事要来一棵巨峰葡萄藤种苗,找来一口废弃的大缸,施足了底肥,铺了满满一缸泥土,把生机盎然的葡萄藤插在里面,再把水浇透。没几天,葡萄藤上长了不少新的绿叶子,藤蔓在奋力向前攀行着。街坊里的老少爷们在抓紧时间平整土地,铺上地砖,在中间用水泥和砖修了张圆形桌子,旁边还砌了几排水泥凳。场地周围立了六根水泥柱子,用细木条和竹子搭建成架子,麻绳结成网,再等到葡萄藤蔓和叶子铺满,这个在父亲等想象中的“玫瑰葡萄园”便大功告成。

其间,父亲的同事时常来作



技术指导,告诉大家怎样施肥、浇水、除虫、把藤蔓牵引到架子上的每一个角落。葡萄是有灵性的植物,只要遵循了它的生长习性,它不仅能在炎炎的夏日撑起一大片绿阴,还能结出甜美的果子。在父亲等街坊的精心养护下,藤蔓四处攀援,叶子蓬蓬勃勃,绿意盎然,“遮天蔽日”。等到

入夏,架子上开始挂果。那一串串葡萄,泛着暗红色的光,像玛瑙,晶莹剔透,惹得过往行人驻足观望。我们这些小孩子更是忍不住心里的馋念,叫大人帮忙摘下来,先尝为快。我们尽情地享受着夏季大自然馈赠的美食。

葡萄架下,成了街坊间最佳的消夏之地。夕阳西下,母亲仔

细地把场地打扫一遍,洒上水。虽然经过一天的烈日暴晒,但浓密的葡萄叶子隔断了热浪。站在下面,感到清凉无比。晚风渐起,四面吹来,人们纳凉意愿更浓。各家各户搬来了竹床和躺椅,还带来西瓜和凉茶,以及卤菜、绿豆稀饭、凉皮和从地头刚采摘炒熟的小菜。男人们围坐在石桌

前,惬意地呷着清凉的啤酒,品着消夏美食,天南地北地闲聊,聊国家大事,海外风云,工作上和单位里的趣事。老人和妇女则招呼着小孩吃凉皮、喝绿豆稀饭。他们摇着大蒲扇,漫无边际地扯着家长里短。那时,就数我们小孩子最忙,不好好地吃饭,在墙柱前后躲猫猫,在各竹床和躺椅间穿进穿出。偶尔有大胆的男孩子跟大人讨啤酒喝,后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夹起一筷子卤肚片塞进嘴里,扭头就跑。背后传来大人嗔怪的责骂声。女孩子吃完了西瓜,早就看好坐下沉甸甸的葡萄,争嚷着哪串成熟了,哪串最甜。直到搭起板凳阵,扶着凳子采摘到手,用清水洗净,迫不及待地丢进嘴里得到证实后,葡萄架下又飞扬起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。

父亲对这个众邻居在葡萄架下纳凉的热闹场景极为享受。他觉得运用自己的智慧给他人在炎热的夏日造了福。一架子浓阴的葡萄园拉近了邻居间彼此的心。那些年的夏季似乎不那么热,也成为父亲脑海里对安然度夏最美好的回忆。

戒烟

王贵宏

我加入烟民的队伍已有三十年的历史,其间曾数次信誓旦旦地戒烟。从下决心与香烟决裂的那一刻开始,我将家中抽剩下的各种香烟慷慨地送给了抽烟的朋友们,并郑重其事地将写有禁止吸烟字样的条幅贴于客厅显眼处,那意思很明显:我已经戒烟了。然而决心并未能战胜烟瘾,最后依旧手执一缕,绵绵不绝,给熟悉的的朋友与家人留下许多笑柄与谈资。

初次吸烟,源于初恋的失败,年轻的心初次品尝痛苦,万念俱灰,寝食不安的同时,开始用酒精麻醉自

己,同时在孤寂时主动去点燃了一支支香烟,感觉好像那种揪心的痛楚可以随缕缕烟雾消散,其实吸烟只是给人一种感官的刺激,对于减轻情感的痛苦真是什么忙也帮不了。

世间许多不好的嗜好一旦上瘾成了习惯,彻底戒掉是有难度的,吸烟便是如此。记得曾有两次已戒烟一月有余,那种瘾似乎无影无踪了,可经不住朋友聚会时对方执着地递来香烟的手,最终意志力被无情地摧毁,又厚颜无耻地重蹈覆辙了。

直到有一次去医院看望一位烟龄比我更长的朋友,他正值盛年,诸事皆顺时,却查出肺癌,并且已是

晚期。医生指着他的X光片对我们说:他的肺已布满了厚厚的一层黄色的焦油,再高明的医生也回天乏术了。

朋友虚弱地躺在病床上,无限悔恨地感叹道:我是被烟给害了,曾经屡戒屡败,如今彻底醒悟了,我们错吃一口、错喝一口、错抽一口,累积成山,便成了癌!他的话给了我极大的震撼,我经过一番反思,决定再次戒烟。

这次,我没有将剩余的几盒好烟再送给朋友,而是将它们悉数销毁,因为它们同样危害朋友的健康。我想,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,这次戒烟一定要成功,也一定能成功。

夏夜野宴

范丽飞

炎炎夏夜,外婆习惯在院落的枣树下就餐。斑驳的小木桌上,外婆为我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野宴,之所以称为“野宴”,是因为这些食材均是些花花草草。它们来源于池塘或田间地头,关键是做出来清新的味道沁人心脾,就像在炎炎夏日里啜了一口冰镇的绿茶,这种小味道似一股清香久久地回旋在心头。

在我眼里外婆就是一个生活家,她总能把那些花花草草做出美味来。

斑驳的小木桌上,那盘翠绿的凉拌马齿苋是我最爱吃的一道清新小菜,把马齿苋洗净后切断,然后在沸水中轻轻地焯一下,放点儿酱油醋和蒜汁,最后淋上几滴香油搅拌均匀就可以吃了,由于是外婆傍晚回来时新采的马齿苋,吃起来清脆爽口,回味无穷。

外婆最拿手的当数那色泽金黄的油炸荷花酥。箩筐上铺满了一层莹光四射的白色荷花瓣,那是外婆提前洗净晒干后,为做炸花酥准备的,外婆小心翼翼地在那花瓣上抹上一层豆沙馅对折叠起,在打好的蛋液里蘸一下,随后放进油锅里炸至金黄,捞出后放在盘子上撒上一小把白糖,那些简单的原料在经过外婆的锦心慧手后,就变成了一盘美味的荷花酥,它们芬芳四溢,整个院落的空气中都飘有它们的香气,花与豆子的味道融为一体,轻轻品尝后,满口生香,吃完一块后欲罢不能。

《关雎》里曰:“参差荇菜,左右采之”,大致意思为高矮不齐的荇菜,采摘的人很多。也许,古人摘的那荇菜就是现在外婆从墙角处采来的灰菜吧!这些不起眼的灰菜在街道房角随处可见,外婆几乎每天都会做上一道葱丝炒灰菜,外婆知道我能吃辣,这次她给我做了一道辣椒油浇灰菜,细嚼慢咽后,清新的灰菜与麻辣鲜香味在舌尖处依次渐开……

繁星点点,院落里凉风习习,枣树枝上蝉儿啼鸣,在城里吃惯了油腻的海鲜鱼肉,再次品尝到这些原始清新的小菜,我的内心顿感清爽无比,我想,等我回到城里以后,也可以在花园或路边处采摘些野菜,把它们做成美味给平淡无奇的餐桌上添加点绿色浪漫的诗意!

一床温暖

李群学

季节抬脚迈入了秋的门槛,太阳就知趣地收敛了咄咄逼人的气势,变得柔和温顺起来。

接连几日,都是秋日里难得的好天气。无风,阳光明媚,这样的天气,最适合晒被褥。家里的阳台早用玻璃封上了,尽管只是隔了一层薄薄的玻璃,总感觉阳光是进来了,却把太阳的味道挡在了窗外。还好楼下的空地上,有人扯了根晾衣服的绳子。

这几天绳子早早就被别人霸占了晒被褥,花花绿绿的被褥在早晨橘黄色的阳光里分外好看。早上跑步回来看见绳子还空着,急忙把被褥全抱下楼去晒。

平日在阳台上只晒被子很少晒褥子,把褥子晾在绳子上,轻轻拍打着它,就有细微的尘土漂浮起来,我甚至能闻到从褥子里散发出来的温暖味道。这床褥子是我结婚时母亲为我



缝的,按照我们那里的风俗,缝褥子的棉花和里面的布是婆婆的,褥子面上的布,则是娘家买的。婆婆挑一个好日子把棉花和被褥的内面送到娘家来,也是这样一个秋天的好天气,母亲和来帮忙的邻居,一针一线为我缝了十几床被子,两床褥子。一转眼十多年过去了,随着我来回搬家折腾,当年的被子我拆拆缝缝,有时还会换掉褪色变旧的被里或被面,现在幸存下来的已没两床了。

倒是这两床褥子,一直贴身地陪着我。尽管已经拆洗了好多次,我依然能依稀触摸到那些藏在棉花以及布的图案纹理中的日子:刚结婚日子窘迫,一张单人床加一块木板,幸好有这条厚实软和的褥子;接着儿子出生了,稍不留心他就会在褥子上画地图;那年冬天,用电热毯暖被,不小心把刚拆洗的褥子烧了个小洞,我找块布精心地补上……

因为隔着各式各样的床单,我几乎没有仔细地打量过

这床陪伴我多年的褥子。在早晨微凉的风里,在透亮的阳光里,它显得有些寒酸破旧。我却感觉对它分外依恋:它承载着母亲对我的爱,承载着我十多年或是艰难或是幸福的日子。多年来被子换来换去,我却从来没有打算换掉它,也许在我心底,它已是我生活的一部分,不舍得也不忍抛弃。

一床温暖,必换来一晚好眠!